松南遺稿卷首

序

松南鄭公旣歿之九年其從孫鳳煥君收拾遺文合爲一弓將付手民請余以玄晏之托余有病無文不敢當是役而其請亦不可孤也公諱明源晉陽華閥形貌端雅志氣恢廓不屑於居鄉產業而早業功令旣而幡然改曰男兒固當杖劒出世掃淸天下腥塵安能從事於操觚弄墨之間哉乃投筆操弓登武科歷典內外職及其兵馬于南討捕于北治有異績歸後有去思碑噫天下之生久矣治亂無常見時象日

非無意進取投紱歸鄉卽入于牟陽淸溪山中先墓下以畢餘生古所謂急流勇退者非公而誰觀於遺稿中入山序與不自欺文可知公之志操大畧也平生不喜著述而或遇時事慷慨處憂時病俗之心往往發於吟咏之間而皆平淡正順少無造飾態又不爲傳後計故若干所存散逸無傳而今此一弓書甚是寂寥也然隋珠荊璧愈寡愈珍而全鼎之味豈求於一臠之外哉世之徒尚著作連篇累牘而無補於實事者雖多奚以哉余以晚進於公恨無平素之承顏而豈料公歿後對公於卷墨之間乎始遂宿昔之

顧而不禁興感之懷遂書此而歸之若夫公之平生
行誼前人之述已悉不必贅說云爾 歲丙戌小春
月上澣長興高禮鎭謹序

松南遺稿序

松南遺稿卷之一目錄

詩

到台湖亭

翌日端陽又吟

別姜丘山

遊佛甲寺

又到海佛庵

佛甲回路宿加五里丁鼐七家

六十一生朝感吟

姜議官輓章

逢宋碧巖 鍾敎 吟

卜居淸溪山中

松南遺稿卷之二目錄

序

記

詩

序

記

祭文

輓章

家狀

松南遺稿目錄

松南遺稿卷之一

詩

讀大學有感

初看大學如吞棗書自其書吾自吾誠意一章尤切
近始知於此用工夫

戒兒孫耕讀

居鄉事業有其二不耕則飢不學愚歲爾兒孫須勸
勉人間莫作最庸夫

登南山

登臨先獻南山壽王業千年致太平三太平中生長

老此身何以答昇平

謹題先祖文英公遠慕齋韻 在淸州果系山

經營丙舍始今年壘樹雕欄對巽然詩頌斯干歲落日星占營室運回天盤桓松栢巡邱外俎奠蘋蘩採澗邊子姓從玆無憾恨願將香火永相傳

謹次晉州宗中八孝一烈旌閭韻

八孝芳名耀海東別伊一烈又參同三從矢決終天日萬古綱常警世風鄕黨咨嗟彝性重子孫繼述血心紅家聲於此終無愧幾度恩沾聖化中

謹次鄭觀察崇陽亭韻 在咸陽介坪里

亭賴斯翁不朽名崇陽扁額義何輕幸叅廊廟酬恩

遲晩退林泉愜志情講道惟關風化振戒心恒欲理

倫明山川從此多精彩繼述家聲裕後生

六華亭原韻

四時春色六華新形則雖分同氣人旣有其名兼實

行原無相學樂天眞塤篪共和枕衾席鴒鴈連飛南

北鄰自愧此身居長伯晩年棲息頓忘塵

附羣弟和韻　第二弟進士官源

六華韡韡一亭新團合分形連氣人式好恒思均

義務孔懷那忘體天眞茱萸遍插開重宴荊樹生

輝照四鄰早謝 聖恩歸共老淸溪白石絶紅塵

第三弟叅奉聖源

登亭和氣自生新嗟我一根分六人枕被相同無彼此塤篪幷唱養心眞謝家寶樹縱難及田氏紫荊或可隣盡日淸談倫理講却忘世外俗囂塵

第四弟叅奉始源

春到亭欄和氣新人中棣是棣中人紛紜世事都歸夢湛樂倫情是養眞自北自南來有信或先或後不孤隣兒孫肄業於斯是絃誦洋洋灑掃塵

第五弟主事忠源

白首天倫去益新有初願作有終人斯干詩上實
實落常棣篇中尋道眞一席塤篪皆叶韻同行鴻
鴈不孤鄰願勿相分只願合弟勸兄酬悠世塵

第六弟繁奉和源

居末此身德未新六昆季裏少年人教能傳服理
倫重食必同床情話眞桑梓連村先世蔭塤篪合
席結芳隣不要相學要相好澹泊胸襟無一塵

謹次敬慕齋韻 在公州元金里

孤節危忠頌至今廟祠咫尺此齋臨清風不愧夷山
屹明月猶懸魯海深痛盡一時那忍說綱常千古不

悠心白頭衰暮仰如斗他日膏車相好尋

次朴君壽讌韻

聞君湯餅在初度先得人間壽福名旨酒嘉肴開盛
宴韶顔鶴髮更新情延年剩學鍊丹術善頌無非難
老聲但願從今來歲月如川方至必分明

謹次玄上舍 基泰 同甲韻

再回花甲舊重陽更願天東昇日光達士名高懸北
斗美人恩極望西方南昌後會杯盤大金谷難詩珠
玉香肖子仁孫翻彩舞一家餘慶萬年長

宿棗湖朴文玉家

來此幾經秋靑絲已白頭思古淚無盡至今情更畱
雲歸山色遠風動溪聲流曲曲夕陽路奚囊好景收

謹次羅菊齋 鍾寬 韻

陶後愛人鮮克存晉風不與衆芳根故家三逕名園
內松老門前有菊孫

宿公州元金里永慕齋

相逢七十不期中和氣渾然太古風別席莫言前後
事今情千里一心同

次徐寢郞 懷玉 何人亭韻

數椽亭子逈臨流淑氣年陽盡此頭水面儲漾拔客

轄藕絲凝待繫仙舟青山秀異多呈彩白首康寧不
老秋濂翁去後何人又君子淸香月滿洲

次族弟 榮源 台湖亭韻

有斯人後有斯亭地接台峯湖水靑避俗方知塵念
斥養閑始見道心醒庭松籬菊分三逕軒月窓風近
一汀無事鄕中鄰共近悅親情話勝看 缺

次舍弟 官源 龍塢亭韻

龍飛棟塢小亭淸躅躅松南自老成永夜偏從長枕
夢看雲依聽仲篪聲六葉少一望鄕地數椽間三露
郡城若使來仍承世葺先天魄月後天生

閔忠正血竹吟 并序 小

嗚呼猾夏之變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乙巳之變乎內而搢紳輔弼之臣外而草莽巖穴之士不勝忿鬱或有飮毒者又有自刎者矣閔輔國泳煥氏以喬木巨室不忍見宗社之傾覆上疏極諫而羣賊盈 朝遮蔽 天聰知其勢無奈何歎曰與其生爲讐人之役不若潔身以遊歸見先王於地下取刀自刎因以殉節其貞忠孤節可與日月而爭光可質神明而無疑也其血衣所藏處忽有叢竹數竿

托根於鮮血之中翠色猗猗勁節凜凜有若
不犯底氣像而以其生於血中故名曰血竹
是竹也淸聖孤竹之竹歟圓翁善竹之竹歟
當時圖畫者或有寫眞而傳播於世者亦可
見秉彝之攸同也余以白首殘喘歸卧江湖
萬念都灰而忽聞血竹之報不覺病聵自醒
矣因記其實又繼以詩曰

商娥謾唱後庭花獨帶春光與凋家若論貞節葉惟
少每思 國恩枝亦多翠幹西山薇蕨矣血跡湘水
淚痕何意哉中國有賢聖萬古忠魂如此耶

宿邊山開巖寺

離家數日間節屐暫偸閒問仙何處在遙指蓬萊山

到實相寺

金佛幾千年蓬壺山一邊步步到勝地倦極猶難眠

到月明庵

短節上月明昇降身不輕收拾東風景青山似有情

到龍沼

青山十里路石逕崎嶇深瀑術飛流急巖高數百尋

到來蘇寺

纔到來蘇寺綠陰挾路深水水山山景一邊大海臨

出山宿鍾谷尹氏家

黃鳥知我情東風求友鳴無奈主人挽於焉半日橫

閒居

獨坐數間屋虛送好平生對書思往事抱琴暢鬱情

偶吟

草色生朝日蟬聲多夕陽天朝何處在悵然遠望京

送友之京 二首

漢陽物色夢依依與日彷徨潟淚揮繁華桃李公門盡今日送若幾日歸

潭水洋洋人影倒堤松立立鳥聲移許多人物繁華

地幾箇男兒得意時

謹輓姜寢郎 淵秀

童年相識老來親完福人間獨出倫處世經綸文酒樂傳家模範子孫仁

偶到合湖亭 二首

獨宿月明夜幽懷嘯又歌風前蛺勢弱雨後蟬聲多

亭前繞大路松下一溪橫雨歇低山色夜深近水聲

翌日端陽又吟

一邊流水一邊山黃鳥時啼綠柳間良辰適値端陽日競渡楚江人不閒

別姜巨山 天秀

相逢三四老醉與夕陽多流水高山下滿亭明月何洛城數十載與子共登樓幾濕思 君淚常多報國愁

遊佛甲寺

浪送百花春綠陰又更新喚友黃鸝巧求仙白鶴眞多年塵裏客今日景中人山名佛甲好入境渾無塵

又到海佛菴 二首

元然金佛幾千秋客杖如臨天上樓萬樹層巖無限景遙遙落照白雲頭

無邊大海眼前通老脚遲遲夕日紅下界茫茫塵念斷却疑羽化坐空中

佛甲回路宿加五里丁南七家

加五山中關洞天一區形勝在斯邊主翁知我行裝困拔轄強留數日連

六十一生朝感吟 一

我生六十一今年樂在一邊懷一邊那堪無復誠親孝自愧不能報國賢花棚家裏獻衣襪蓬矢門前奏管絃願爾弟兄孫若子休孤此日繼相傳

奉議官輓章

八十平生事謂公一世賢掃除塵海苦歸作玉京仙

逢宋聾巖 鍾哲 吟

散客偶然入洞天悠悠情緒正無邊齊餘溪響生高
石薄暮村容繞疊烟興來日日留來因老去年年惜
去年此席相逢何太晩源源他夜結芳緣

卜居淸溪山中 二首

歸作山中客誰知心事寧如昨紅塵事居然一夢醒
山高谷淺處處世亦甚難人生一去後後事最傳難

謹次海宗殿韻

四忠配食 高宗廟一體君臣祭祀同村宇千春將

讐恨雷陽百世有遺風上帝赫臨應憫下餘生至痛
自綳中嗚呼貞魄終何極不滅其光燦我東

謹次紫泉臺韻

孫雲去後勉雲來兩世淸風留一臺臺下紫泉流不
舍傳文尙義這由開

謹輓金同福 祺中

幷聚福星著象明仁而壽祿自平生好施懿德存餘
慶思報勛恩動令名紫鶴峯雲開舊府白羊山月護
佳城石君無恙還如昨鴒峙鸞停繼有聲

遊禪雲寺

倦筇纔到禪雲寺踏盡層巖絶壁間山童出戶能迎客金佛何心獨坐閒

庚洛史 九鉉 輓章

公居洛陽里洛陽春色多我公一去後春色屬誰家

崔寢郎 銓九 輓章

直節孤忠是我師維公去後失蓍龜秋山從此餘空殼獨鮮一齋更付誰

汶溪隱亭韻 主人曾氏

滿地青山樹作城畫家此境亦難名烟霞奇癖同君少塵世幽庄始眼明老去何關榮辱事隱居溪得肯

賢情浮榮遣盡無餘債肯做槐安片夢成

次曹欽齋 悳承 回甲韻

方壺高鶴老瓊林孝愛平生寸草心寶植雙蓮門戶
樹友絃再續室家琴業存東嶋光前後名聞南州罕
古今無限壽杯祝度日風流遙想我懷深

松南遺稿卷之一

松南遺稿卷之二

書

與舍弟明賢 官源

洛湖千里信音莫憑步月看雲之懷無時不切于中未諳玆者兩庭主氣力隨時康旺暨侍彩保重覃內均慶仰慕俯念不以遠地有間兄入闈以後館于典洞寢啖如前是幸而但在家之日常少在外之日常多家事巨細專擔於君自顧此身上不能修爲子之職下不能盡爲兄之道浩歎柰何惟願吾弟以乃兄爲前車之鑑勤力幹蠱不墜箕裘則異日家聲之善

繼豈不在玆耶閔台近候亦大安耳日下消息恐煩耳目故姑不露出留俟來月初歸家時如何

與舍弟明賢 官源

晋是嶺之雄州而且吾鄭受貫之鄉也鎭此數年其所感慨與他自別而不意 天恩至重轉任于原營自顧此身才弱任重恐致鼎覆公餗之歎未知異日何以答 聖恩之萬一乎匪榮伊悚竊念自古出仕者皆先公而後私故未能歸家以悅同氣之情諳而遠作關東之程雲裏鄉山長在目中而已來諳新元體履神相大都均適心所願聞而且映兒資本魯鈍

素無庭訓若其善爲教導戒以虎鵠之訓如何此囑不多及

與舍弟明賢 官源

長枕之别遽踰半歲以在外之兄思在家之弟則其所孔懷想應一般矣寢郎帖旨是閔台所薦也一命雖卑來頭就職實由於此則卽爲起身膺 命勿爲潔身遐舉如何未認比辰體履猬勝渾覃如常并所願言兄僅依前樣是幸耳東匪之騷擾是天耶時耶聞甚驚駭然此不過赤子之弄兵於潢池當不久掃淸矣歸期難可預度其間家事專恃吾弟今年年形

在在均豐而惟湖南爲最云來頭或有鼓腹之老擊
壤而歌者否西笑之行在于那間耶矯首南望只切
姜衾之懷

答上閔輔國 泳煥

明源稽顙再拜白明源獲戾于天不自死滅禍延先
考叩地呌天寧欲無生料表伏承慰狀一幅遠自千
里而又兼之以厚賻其所哀感非徒在物淚感閤下
遠念之攸及也孤子木石頑命一息尚存忍見先考
祥事奄過而几筵永撤衣裳遽變痛迫柰何竊伏念
閤下位旣尊矣德亦重矣一國之安危惟繫乎閤下

一身伏願延接賢士如周元聖之吐哺握髮安撫民庶如范文正之先憂後樂則何患乎一夫之不獲哉畱竢闕制後進謁伏計耳荒迷不次謹謝疏上

與族弟士彥 炳源

順之於我路隔八舍萬疊鄉懷與夏雲俱興而但雲去身不去奈何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不佞又繼之曰豈無同姓不如吾士彥也吾南中宗族甚衆而言論之諄諄淸標之落落如吾士彥者幾希心乎愛矣何日可忘夏問玆者體度無損庇內憂慶溯祝憧憧 聖壽殿營建事自奉 命以來夙夜憂

歎只恐不能盡忠以負　聖上之恩也土木之役今已過半可謂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矣未知靈臺之築亦如是否耶方有緊急相議事故玆以煩及望須不日登程勿惜八舍之枉如何松河近節亦泰旺耶怭未修書爲我寄聲如何惟希欣握不具

序

家乘譜序

夫譜者尊祖敬宗而一家之史也乃知祖考之有子孫猶木之有枝葉水之有派流也所以培其根而達其枝澄其源而導其流所謂形分雖萬理合則一者

也是以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須是明譜系張子曰人各知來處則思孝之心油然而生此乃譜之所以作也其義不亦重乎惟我鄭氏系出晉州而越自羅麗世襲簪纓清德奕世而自始祖平章事以下至文忠文英文良公事載國乘不復贅言入我　朝名儒碩輔孝烈忠義前後輩出而忠莊公諱璜以直忤　旨黜于武靈是南下中祖而子孫仍居焉闡齋宋先生所謂一門二忠莊之名炳烺乎宇宙者是也其在垂裕之極敢不尊且敬哉嗚呼以若一體之分各居千里之地故未及大同而各修派譜

其在親親之義豈不爲久闕哉世道叔季勢不得也
噫竊聞枝葉雖茂露其根則枯江漢雖大塞其源則
涸其在枯涸之兆豈不勉旃哉所以門議峻發聿然
創修收宗族明昭穆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開卷瞭
然知其來處則敦睦之風恩孝之心油然而發矣余
以謏寡猥尸其役不可無一言故不揆僭越畧叙其
衷焉

族譜序

譜家史也不修則祖宗已遠祖宗已遠則子孫不睦
子孫不睦則派系不明派系不明則將至於路人而

世未遑之事至於今日而修明日後續修將有望於來裔焉於是乎書

清溪社老契序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之言似有預見於吾儕今日事也噫余自謝世入山之後鄕里故舊均是以竹馬之交時時趨逐莫非聲氣相同而優成一社遊於斯休於斯可謂難朽之樂也然則前世之事倘或有是遊而竹林七賢不過曰晉代猖狂之論也香山九老亦只是唐世佛寺之遊也反不如吾儕之肝膽相照道義相求則惟宋之洛社耆英會庶有彷彿

者存矣若其山川風物窈窕穹窿烟霞水石[illegible]
靜而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面面呈彩於几席之間則
庶幾乎仙緣之在於目前而又無桃花之流不使漁
舟入來則自是上來者皆吾聲氣相同而飄然白髮
儼然羽衣團成一社豈非叔世盛事耶後之人必有
以三千石購此山水之好也

記

六華亭本記

歲庚寅秋六華亭成名亭六華其義可歸詩不云乎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惟吾兄弟同根而人六人六兩

華六故因以命名也嗚呼兄弟俱是父母之子也方其幼在乎父母膝下也莫不友愛而及其長也偏愛私藏失其親睦者十居八九可勝歎哉嗟余無似序居最長而自少妄有志於功令浪送光陰於宦海風波中而未能修孝友之萬一心所慨然者久矣逮夫青馬以來外擾交綿國事日非余亦宦情益薄解紱南歸日與羣弟聚於亭上枕衾相同塤篪並和以爲畢生計可謂覺今是而昨非也噫命途多舛人事變遷前此三年第二行司馬官源先我而逝白首鴒原之痛去益如新而余年遽踰希齡餘景幾何登亭先

不禁少一之懷每想吾七世祖有六位兄弟友愛甚篤手植六松而講學于六松之下故世稱六松亭處士迄庸永慕者久矣今吾六華之亭雖不敢繩其祖武而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爲兄者盡其爲兄之道爲弟者盡其爲弟之道無相猶矣則可謂無忝六松而六華之義豈不名實相符耶伊後雲仍以吾今日之心爲心而繼繼孝友則庶斯亭之不朽於百世去時壬戌重陽節也

月湖亭記

月與湖天壤相懸而破萬古之長夜含萬象之森羅

者一也盖人有淸明之氣包容之量與月湖無間而
得其眞諦焉則天亦佑之使之管領此二物者理固
然矣前承宣孫公基洛嘗居于月山山中起一亭爲
晩年藏修之所傍有湖水淸淨無埃天光雲影徘徊
於此而彼皎皎之月每夜來照則於是乎主翁臨湖
對月在心之虛靈在躬之淸明渾然無查滓能造乎
天若泰然之域而克己復禮徹上徹下之明鑑綽有
餘地矣希賢之事業何難之有乎余遊宦半世晩暮
返山翁已作古人人世相錯何若是邈絶耶嗚呼遙
想乎昔依俙之象不啻若空樑落月而允君之繼述

尤爲嘉尚故玆掇蕪辭畧表舊誼

跋

醒晩遺稿跋

吁公之篤行也好學也其炳然之懿德足以紹古範世而天喪斯文竟失耆龜之存寧非吾道之慨鬱也哉但其遺韻餘馥尚在聦人耳目者能起儒立頑廉之風矣余豈阿私嘗執契於左右得以觀感者不爲不多入其室則如芝蘭之馨香可挹見其事則如醇醴之醲和可醉勿勿乎其仁僩僩乎其義好善而獨善弘濟而自濟命耶時耶並世於不辰漆愁杞憂交

繃於腔子裏只有一片靈犀之相照彷彿每吾爲公歎公爲吾憂簫歗浩吟乃若牙鼓鍾聽而今焉夢想皆如昨日事嗚呼已矣公旣赴於修文之崇班余亦困於衰耄之沉痼惟竢符到之日而公之肖孫允鳳君索余一言附於卷端盖以爲公知遇者莫余伍也然而諸家之贊述纖已備矣不足贅疊而乃感其孫曾善繼善述之至意亦不敢負賢公宿昔相愛之厚義謹書如右而復之

祭文

祭閔韓國泳煥文

嗚呼哀哉閔在我東世臣喬木老屯及丹世世忠直
惟台之生歷胎前烈宗廟瑚璉王庭黼黻左右進退
能補袞職憂國如家心存社稷愛君如父義同休戚
青巳之變尚何忍說 國步艱難滿朝蟊賊宗社邱
墟生民魚肉西山有薇誰復採食東海有水無人蹈
得惟台見幾上疏陳達因而歸家 竟至殉節忠貫
日月義薄霜雪不知有身但知有國視死如歸淋漓
鮮血血衣所藏乃生叢竹伯夷孤竹萬古不滅圃翁
善竹前後一轍作酒作羹無復梅麯龍亡虎逝鰭舞
孤躍嗟余明源特蒙愛恤貴緣出入自少老白位則

雖殊誼同一室惟合之死死亦榮極明源之生生亦
愧悴奠雖非薄庶將衷腸尊靈不昧庶幾來格嗚呼
哀哉尙饗

祭四弟進士官源文

維歲次壬戌三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卽以鬯進士官
源殯發再朞也前一日己亥兄明源畧具小奠爲文
而哭之曰嗚呼痛哉居諸迭遷二十五月今適其期
矣先王制禮凡從將撤幽明永隔哭泣無所則是從
死者絶乎鬼而使生者無所憑依也送終之禮於是
乎極矣而余與君方且大訣於今日矣雖欲無[illegible]得

乎凡人之情日遠易忘歛而盖棺踰月而葬期而小祥情隨而歇心亦可以少衰矣然而寤寐之際恍若君之在傍出入之間常疑君之或遇於道則是乃癡心妄想有若候離家者之有反就睡者之有覺也耶余遯世入山君旣知之矣朝晡之饋朔望之奠曠而不與者十居八九勢也柰何或羣居談笑有若忘君之死而忽焉顧懷若利刃之觸膚至慟之結於腑肺者是其然乎若以年紀言之兄先而弟後可也今乃反此天乎命乎每當親忌之辰兄弟俱詣竟夕達曉而君則不在僾爾籩豆飮酒之餘兄弟俱會而君則

不來此窮年歿歲終不可得而復見耶使生者若是隕結則死者之靈得無久缺於地下耶顧君孝親忠君非迺兄之愚所可擬倫矣日暮泉臺歸侍雙親撫乳抈足融融之樂果何如高倚北斗望哭之淚有盡而賡載之歌復續耶萬恨千思腸以寸裂君其知之乎不知乎嗚呼哀哉

雜著

不自欺文

物之尊貴莫如人人之尊貴莫如心故先賢辨之曰天君不可欺者天君也是天是君位於微渺之間而

操則存捨則亾喜怒哀樂視聽言動惟令是從而善惡有分邪正異路於是乎君子少人自有消長之道觀於否泰二卦可知矣噫自古治亂盛衰有如晝夜寒暑之更佚謝遷而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其故其由不難知也寰宇萬姓一以自然之天賦生而君子之稟是間世而生者又鮮有合於道而出於世者矣余以僻鄉殘族長於私門年甫弱冠不知在我之天爵而慕於在外之人爵世皆以榮塗稱頌而更無以君子之道告之矣嗟我年少沒智不自覺悟奔走於四十年是非之路而蒼黃間虛負光陰屈指踆陰已迫

七旬矣已矣乎命途薄淺余自關東解紱以來蟄伏於紫霞坊蝸屋之中無由得諫路於君上而天下大亂方其大廈將崩誰有以隻手能支者乎鬼蜮滿於宮中而以出位之人手無尺寸之兵萬死後策痛矣痛矣滅我性滅我身寧欲放狂自恣不知身之在地而幾至顚頷矣忽有故舊之來弔者開眼視之筐人在傍救以米粥於是收殘魂而思之則入遣急遽必呼父母常情也是身之微無非先君之賜而望裏鄉墓在於鄉山自今以後歸卧鄉廬掃除墓地是吾不欺本心也心不可欺則天可欺乎天不可欺則君亦

不可撥也嗚呼乙庚之禍尚忍言哉內而公卿外而章甫不勝忠憤往往有伏劒飲毒赴水而成仁者令人聞之不覺毛骨竦然何其壯哉然以淺見思之則殺身成名出於忠義所激而奈徒死無益何盖人以殺身爲心則何事不爲乎翟義之舉兵西誅可也王孫之入市右袒亦可也博浪椎易水劒亦可也而何必臥於牖下自殺其身如匹夫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者乎於是以一竹杖一草鞋浩然賦歸捿于鄉廬則擧目山河自不禁新亭之淚矣乃語于諸弟曰汐然兩墓近家安措則爾其善護焉吾當入於曾皇考基

下以終吾餘年似或爲不自欺云爾

通諭文

右通諭事道存百世而師事之澤及萬民而尸祭之古今之通義也南海之潮州西蜀之閬州皆處於天下之一隅僻而潮有韓文公廟閬有張侯之祠此皆古昔之已例而一則不忘其德而尊慕之也二則將欲揚其善而矜式於後也我之爲鄉以海外形勢言之是南海之潮而西蜀之閬也曾有忠賢祠之李柳兩先生竹山祠之吳先生父子道巖祠之金先生道峯祠之鄭先生皆以忠孝道德炳炳於一時而足爲

矜式於百世故本鄉章甫皆仰慕而俎豆也往在戊辰混入於大同毁撤之令有其地而無其禮士林之抱鬱者久矣嗚呼吾儕亦忝於斯道之門庭則豈不能立一時公言而樹百世之淸風乎至於祠宇復立事巨力綿猝難修擧而其遺墟自在逢我縫腋諸儕各以義務不計豊儉而出其力以春秋上丁俎豆而矜式之則其立綱樹風之功庶幾不下於潮州之王君滌閩州之李獻卿矣豈不欽哉豈不猗歟惟願僉君子尊諒之地千萬所懇

松南遺稿附錄

御製諭大小臣僚及中外民人等斥邪綸音

王若曰嗟爾八百有位粤我八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洪惟我

列聖朝聲明之治熙洽之化陶鑄斯民民無衺惡趍嚮之正風俗之淳厖愧三古而聞於天下童孺婦女皆知尊孔孟之聖村秀蒙士莫不崇程朱之學此所以親賢樂利於戲不忘者也惟予小子猥承

列聖之丕基以拊

列聖之遺民則孜孜一念曷敢不以容保民爲繼述

之圖乎哉不幸有往牒所未聞兩間所罕覩之一種邪教來自泰西惑世誣民民或染汚者于今百許年矣粤在

正廟盛際其所防微杜漸固已斬根除蔓而不意種下生種旋滅旋熾中間大懲創者又非止一再而潛形匿影隱憂常在民彝之漸乖民俗之漸瀉未嘗不由乎是噫彼爲教自以爲敬天而其究也慢神自以爲勸善而其終也播惡寔禽獸之不若蛇虺之是同則苟具人性者孰不知其不可狎如鴆毒不可邇如蜮射而惟彼蟠結之醜恒有躑躅之

乎道來無賴才徒乘時竊發昏夜穿窬在在頻警
白晝剽奪往往皷聽浮言胥動民心未靖又不啻
漸乖漸漬而已者安知不由於邪黨之未盡殲獨
而煞歎言念及此寧不寒心盖以是而反復思惟
顧今日息訛戢盜以靖吾民之道豈在乎邪黨之
廓清而若其廓清之方昔非不足今何加焉抑亦
反其本已矣欲病之無侵者莫若補其氣欲垢之
無汚者莫若澡其身今之欲斥邪者莫若祗修吾
儒術凡冠儒服儒而講鄒魯之教誦洛閩之說者
苟能視聽云爲不離聖訓造次顚沛必遵賢傳正

道斯行善俗斯興則所謂染邪之徒雖不抉隱而
破藪莫能容頭而過身梟音固可變也獸心亦可
革也至若竊發之徒本皆良善之民也不待剿討
而可戢胥動之訛元無根蔕之言也不須盤覈而
可息於是乎民心自廸於吉康淳風可返於斯世
鄒孟氏之闢楊墨終則曰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有味哉斯言乎嗟我大
小臣庶向上匪懈思裨予寡躬者盍以經正而民
興爲羣言之首哉過此以往如復有深染於邪不
悛其習誑誘愚蒙潛穢淸明則屋誅族滅亦有不

得己而用法者去莠以培苗除惡以樹德卽保我
列聖朝遺民之至意也爰玆洞諭庶有體悉乎予衷
者
光緒七年五月十六日
光緒七年十月日
武兼鄭明源
內賜斥邪綸音一件
命除謝
恩　　待教臣閔

松南遺稿附錄卷之一

詩

謹次六華亭韻　　領議政閔泳奎

金昆玉季座生新叔世美風興感人早歲功名都付夢晩年湛樂自尋眞相居遠地徒聞耳只恨當時不接鄰薛鳳荀龍今彷彿渾忘宦海有囂塵

輔國閔泳煥

一邃和氣六華新是季是昆如玉人舉世闗墻何事故德門聯枕養心眞序倫春夜桃園席情話秋風栗里鄰第待來頭登覽日湖南千里拂車塵

學士李愚冕

亭以六華扁額新溫溫和氣玉如人閱墻綏臂嗟何
事長枕聯衾自幸眞田氏紫荊奚獨美常棣花樹可
爲隣當時湛樂盤桓處白石蒼松脫俗塵

蔚山金始中

數椽精舍六華新俱是當年忠孝人西臺孤節謝軍
直谷口名家鄭子眞百年如夢靑山古萬事無心紅
樹隣獨有靈根神不老輕風微雨掃荒塵

茂松庾東植

重構亭顏倍色新棣花韡韡六其人無猶式好相修

德旣翕且湛各率眞一洞烟霞占勝地四圍永竹
芳鄰紗籠隱若瓊琚字修葺承承不入塵
烏津宋鍾哲
六華韡韡一亭新伯仲塤箎湛樂人自天福履延千
祀餘地芳馨遍四隣克軫飢寒馳義切毋懷急難用
情眞早謝榮名歸共老怡怡日夕頓忘塵
長興高禮鎭
一樹常棣六華新亭上風流揔可人唐園叢竹通三
徑田氏芳荊共四隣手把塤篪相和操案儲經籍對
尋眞白首青衫湛樂意不知此外有腥塵

新平宋漢台

系出晉陽門戶新六君子坐外無人先知勇退能安分曉喜經傳自得眞棣樹風微香滿室蓮池夜寂月如鄰看彼歸雲眠白日徘徊一念掃荒塵

呂寧成寅修

六華亭畔六花新揔謝功名富貴人肯堂奚啻林泉趣和樂還多孝友眞座中姜被共聯枕院裏荊花好結鄰庭草不除非耽景諸翁謀道頓忘塵

茂松庾世瑾

一亭高處大華山仰看何須問主人當世令名將比

閟平生孝愛葎天眞依依高蹈雲林界隱隱淸風水竹隣推看盍簪湛樂意琅玕明月淨無塵

　　　茂松庾允鳳

亭以華顔顔益新金昆玉季卓乎人階前流水方塘靜簾外層巒翠黛眞同德八龍荀室裏聚齊名三鳳薛家鄰庭蘭園棣春如許嗣葺千秋不染塵

　　　羅州鄭遇祚

六華亭下景惟新曠日登欄遠近人獨峯擁後山容肅堤水當前地勢眞中軍古宅相望處上舍餘風共比隣將使雲仍能繼述遺芳百歲却離塵

咸平李性範

棣花六秀入亭新遠近誰非欽慕人草木宛然餘賁采山川應是降靈貞每連衾枕年將老聯把塤篪日與鄰繼以孝兮傳以學從知千代案無塵

新平宋景植

一代風流宛在新述先今有重修人金昆玉季同心樂秋誦春絃叙倫眞乘寂川聲羅浦遊浮雲影燭峯鄰座聯文武業華六無盡烟霞不染塵

光山金在珪

亭以華名寓意新静欄額揭大宜人奐焉輪若王何

壯樂且湛兮誼寔眞羅浦漁歌閒聽地月峯夜色景
明鄰經綸早得休官日貽後裕謨遠市塵

昌寧成桓奎

扁額煌煌看益新六花分作六行人朱門桃李何須
取白首塤篪自養眞荀氏瑞龍減二序薛家靈鳳加
三鄰金昆玉季文兼武座上應無一點塵

淸道金秀謙

鸂鶒亭下棣花新昆季聯芳會六人歲歲恩榮皆有
達暮年湛樂各修眞聊將寸草春暉長使紫荊日
接鄰吹送塤篪恭友裏庭蘭交翠絕淨塵

茂松庾東勳

菁川古宅福綿新玉署銀臺汝第人嵬擢淸班文武顯克勤孝愛性心眞芝蘭交翠春盈砌桑梓遶靑世結隣可使登亭多感慕英靈如在戶無塵

淸道金秀漢

亭屹六華德業新煌煌扁額耀諸人功名相達當時美福祿無窮永世眞吹以塤箎恩愛重友于湛樂接居隣賢孫肯胤登臨日歛衽惟恭灑掃塵

茂松庾聖泰

棣園湛樂日惟新寓物名亭尚古人出宰府營行政

厚隱居鄉里李倩黃蓮谷徵風香遠播燭峯明月影
同鄉後來覽者傳相語前日淸遊脫俗塵

淸道金在玉

亭外山川望裏新百靈鍾出六源人壎吹篪和叙倫
樂枠吐珠含見理眞鴈入秋天歲順列棣環春圍結
芳隣忠兼孝友爭星日不染他時柏雀塵

謹賀松南鄭公入山韻　族兄 學源

十載風霜向晩歸鐵衣好換碧蘿衣家僮撑石安茶
鼎野老携壺款水扉夜靜間堂山果落雨過新圃藥
苗肥逢人爲問幽居趣溪上漁樵宦跡微

桃源一道是淸溪焚去銀魚學士棲落日青袍望華
北淸風孤竹採薇西歲寒高號知松節終老先塋拜
石梯武曲仙靈催長夜山空月滿呼金鷄

族叔 西巖

淸溪一曲洞門闢地雖僻云人不僻草堂遙憶西峯
驛亭迯俄歸道士鶴酒得恒時動菊香杖曳石逕羅
蘿薜青驢來客待主翁犬吠山家夜寂寂

全州李雪峯

早遊名利是非中回憶曾經夢寐同晩業付於山水
樂淸溪高卧笑塵風

廣州秦菊田

早侍瓊樓暮草堂惟公名憲永年香夜隨北斗丹心轉地比南星白髮長溪水偏清君子望嶺松孤秀大夫鄉廓閑雲霧青天日何處相逢又詠鶴

松波鄭寅龍

自古清溪擅勝名學仙投紱任眞情囂塵不染山門寂伴鶴松壇穩夢成

茂松庾九鉉

主翁晩節卜淸溪隻鶴山人舊所棲紫禁宮闕天横北白石鄉園日望西下野廬錚穿霧峽登高倦展蹈

雲梯

咸陽吳秉植

屋後靑山重復重窈淺隣曲盡吳儂雲烟交鎖尋無路猿鶴不驚宅審容只怕人間渝說白却從物外斷其蹤自是漁郎難再到滿溪明月也溶溶

松南鄭公入山韻 並序

鼎津宋鍾哲

牟陽之南九皇峯下淸溪洞卽松南鄭公曾王考墓木旣拱之所也公嘗以儒雅之姿兼干城之材屢選于朝歷守閫職皆有治蹟適丁運否巨浪滔天寸堤難回乃解紱歸隱於

故山先壟之側公可謂見機而斂於勇退耳於是乎晨夕省掃寓奉先思孝之義而有時把酒陟高望北天慘雲則怨不覺技血長慟露地雖曾其非公所以戀君愛國之忱不以隱顯而有間者耶噫公之隱寔非果於忘世亦非潔身亂倫則彼泉石雲壑之淸邃林花猿鳥之閑靜吾固知非公之所樂特寓矣而切切然不忘於寤寐之間者惟君國耳豈世之所謂但寓於隱而徼譽於時者比也哉吾嘗遇之樂聞所志因奉之酒遂和古行小引

曰

早世干城將晩來遯世入山中無甲子祇記葉開春

承先追感孝憂國獨傷神尋常溪石上猿鳥自相親

茂松庚一鉉

知止無危是大人眼前風浪急流津早辭紫陌鶯花

貴晩帶青山桂樹春衮冕何官浮世客濶阿漢趣樂

心神願吾與子從遊者秣馬膏車往結鄰

序

松南鄭公入山序　族弟　經源

公將行求一言於余贈言仁者事自顧顓蒙何敢當

也其在宗誼遂不辭焉自古爲人臣而遭時不祥者
或入於山或入於海者何限而不必遠引只以羅麗
之懷忠保節者引之也羅王子之隱於金剛吉注書
之隱於金烏此皆扶世教立人紀者也公之行也由
於斯而發之者也耶嗚呼今日郎入山渡海之秋也
公雖武人亦有儒者氣像志在死餒而未得其地不
忍見宗社將亡而欽然歸家俯念君臣之義肯受妻
子之養乃入九皇山下青溪之谷居於曾祖斧堂之
下作保首郎之計程子所謂弱國之臣當守其正而
已朱子所謂忍痛含寃迫不得已者是也公可謂守

其正而忍痛者也公旣入山必有感古之夢如見麻衣子冶隱子必問之曰我之入山與兩翁之入山何如也必應之曰子入於山而居於先隴可謂一擧而兩盡之者則固闕影跡無使此山之英靈或至其移文也

茂松庾一鉉

仕宦至二品行樂等公侯時君寵愛之公卿交遊之自國都至于閭里莫不瞻仰而愛慕之一朝決然捨去而歸卧故鄉者古無幾人矣疏以太傅之任天子寵之公卿榮之知足知止退休鄉里與宗族故舊宴

飲唱樂錢若永位至樞密不以名位爲寵光勇退於急流之中人以爲去神仙不遠此二人者當時所榮至今稱之豈不偉哉吾鄉前營將松南鄭公才蕙夙歲文翰如流早擬千城之任年甫弱冠投筆登第聖上寵愛寧根北護南閫北營無不履歷年過四旬位登二品上自國都下至閭巷莫不欽仰而艷慕之一生榮着可謂極矣一朝解冠投紱退歸鄉里與親戚故舊作亭安樂矣如風浪聒耳耳不欲聞冰炭屬目目不忍視故要結數椽於水聲岳色之中一世喧寂了不相關以猿鶴爲隣麋鹿爲友松風蘿月露皓頂

而逍遙桂沚蘭汀濯貢趾而徜徉古所謂清溪道士上天下天鶴一隻之仙人也此豈非知足知止勇退於急流中之人乎疇昔薄暮過余門而告其樂於是連枕一宵俱道舊誼於其別也酌酒三行送至山陽敘其事而序焉

晉州姜天秀

鄭將軍某氏以韎韋英年通朝籍歷清顯而受任於南北望邑者亦累矣韓社之屋幾欲捐生而爲近於徒痛哭南下則青山滿故園也屛妻子之養家清溪萬山之中薇蕨爲生涯之資履屩代驢馬之安斷烟

起雲與愁相逹及朋知過訪杯觴佚禮則輒白眼望
天　月爲寒余嘗謂其燕居從容仰質曰將軍旣勤
王家勤然者星星則不可謂全無涓埃之報矣且浩
刼關於天數非人力之所可安排雖古之賢於將軍
者亦無知之何而匪風之詩麥穗之歌徒滋後人之
涓矣今將軍餘戀獨切於中愈往愈甚者情雖戚矣
雲鄉愈邈萬事都訖則何不少同於人而自苦乃爾
將軍曰唯唯余以草茅菲陋衣君食君數十寒暑頂
踵毛髮罔非恩造呼吸喘息盡涵晟化股肱王室身
繫安危雖不敢望至若邊備失禦風埃滿目則王京

甫諸人安得免其責乎既乏補天之力而頑忍之甚苟存視息苶苶穹壤此何人斯今年迫七十就木朝夕耳區區所自失者固將爲畢生難瞑之恨而古人所謂追先報本送往事死之義亦無地自效矣微君相問此懷向誰說道嗚呼西山採薇有辭千古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優可謂舜之徒則將軍之窮餓枯槁於淸溪之麓而採薇以食者獨謂伯夷徒耶彼頂玉腰金蹈舞於梁庭者抑獨何心

咸陽吳秉植

士君子出處遭遇其難矣殷伊周呂何其正大[illegible][illegible]

子之狂夷齊之餓何其滅性也時有治平國或亂匹
天地萬古代謝之理有如四時之易遷也故士君子
之出處遭遇隨時有不同者義亦存焉見今滄桑志
高行潔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衆中余於松南鄭公
見之矣可惜哉若人早年投筆登朝四十餘年歷級
淸班但以位不稱德故躐常不得展其足矣見宮中
之禍作翻然捨歸於鄕第謂其子若諸弟曰世其易
矣我安適歸爾曹當勤於耕讀苟全性命亦是爲措
大之業各其勉焉於是獨挺然褒入於牟陽淸溪之
阿夫至寶潛於山川之幽而異於羣物者以其輝然

文章照人心目者也嗚呼使是人當時立於臺諫之列則安得宮中之變若彼至不測之境耶士君子出處遭遇何其難也何其不同也伊呂則聖天在上時之出處有正大箕子之狂夷齊之餓遭遇亂亡而至於滅性前聖後聖出處遭遇有時不同然是人之從容就緒時與前聖有不同而義亦有不然者矣於其歸也序此數行以代古人之贐行焉

茂松庾允鉉

孝爲百行之源而源溪者流長如丹溪朱溪染溪漆溪皆是而是溪也獨得水之淸名者無乃待主人之

淸而然歟吾子以淸流朝士位躋淸班歷典重任所在有淸德之名一日見朝事之日非幡然歸鄕曰冀詩朋酒友淋漓顚倒不知靑雲之在己也牟陽之淸溪山卽公之曾祖考先壠餘蔭也彷徨乎此翺翔乎此者非取溪山之樂而登臨之外別有孝思維則也前古朝士懸車之地指不勝屈而賀監之鑑湖美則美矣而美全在於鑑湖而已矣歐陽之穎水高莫高矣而高惟在於穎水而已矣吾子兼得鑑湖穎水登臨之趣而溪山之外做得孝理上工夫惟此一節古人之所未及也不佞與吾子竹馬淡交而年又同庚

者也及夫下鄉之日日相追逐把酒誦詩不覺老之將至今於入山之日病臥漳濱一未能同麓而樵同溪而漁年少車笠之盟烏在向承歷訪一宵聯枕論道敍舊不覺春宵之苦短臨分無所可贈而以數行文爲贐行之資咬菜健骨採藥延壽以待後時之請吾所望也

記

淸溪洞記　宗人　觀錫

湖南之高敞世所謂鄭公鄉而九皇山下古水之淸溪洞前營將鄭公明源距其家二十許里而獨隱居

之泉石秀朗土厚而草蓄君子可以避地之所也公
早登官途累典邑鎭得詳明有餘之褒及夫天地翻
轉之會視祿利如泥塗寄栗里之南窓依草堂之北
斗斂跡農畝醉於斯詠於斯不知歲月之忪如安豐
之董盤谷之李而先忤霜露之感悽愴怵惕尤有足
動得人者噫玄黃易處濁浪懷襄沙蜮虎倀頭出頭
沒者滔滔皆是而鮮能勇退於急流中使靑溪之古
水爲濯纓之滄浪詩之明哲保身者非歟其子孫亦
以公之居墓下之心爲心數請歸養則公不許曰今
日吾所以居此而爲樂者不換時人之簪紱靑紫而

若將終身焉此可謂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者歟余與公同祖文英府君有宗族之誼始拜公於清州山下公爲言清溪之勝謹次其說以爲記

六華亭重建記

長興高禮鎭

亭在茂松南防築後松林間扁之以六華者近古松南鄭公六昆季晚年休息之所也嗚呼人孰無昆季而能盡友于之道者甚鮮由不愛父母故也兄弟同是父母之子則其愛之重之當倍於己之子而世人徒知愛己子而不知愛父母之子可勝歎哉公自少慷慨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産而以武藝出身遊宦在

京出外之日常多居家之日常少矣中年丁憂後棄官歸來與羣弟日夕相對或論風樹之懷或吟蓼莪之詩矣及闋服營建數椽茅棟於家後伯塤仲篪相和同樂金昆玉季式好無猶帯園花樹不獨專美於古而田氏紫荆庶幾復覩於今矣若使世之鬩墻紾臂者聞公之風則亦可以改心革面矣噫星霜變爐風簷雨棟幾至頹圮後人不忍任其荒廢仍其舊址重建新棟茅變爲瓦今日之建有光於前日也若使世之爲後仍者繼述先業如公之家則何患乎世業之不修乎創始者公之長胤休映始終贊勞者從孫

鳳煥也公諱明源晉陽大家而官源璽源焴源忠源
和源厥弟五人也

祭文

祭伯父松南公文

維歲戊寅季夏十日庚子我伯父營將公松南府君
考終于正寢越十九日己酉卽卽遠之日也不肖從
子枋珪謹具數楪脯醢操文哭告于靈柩之前曰嗟
我府君之平日德行也事業也功名也以不肖之愚
見淺識難乎悉擧而竊有家庭所耳目者及衷情所
感者畧述其槩而痛哭焉嗚呼哀哉人生世間有達

而兼善國家澤被生民者又有窮而獨善其身隱淪
巖穴者若府君可謂盡兼善獨善之道矣維我家聲
自中葉以來間多不振幾乎寂寥而惟府君以山嶽
毓靈之氣篤生于家少有遠大之志不事生產之業
早遊漢師一時名宰碩輔莫不稱詡一自筮仕後立
朝數十年歷典內外之職使幾隆之家聲復期於昌
大而及其兵馬于南討捕于北人皆以爲榮而府君
之志則不然旗旄車蓋不足爲榮䖍鷁虎符不足爲
貴惟以盡忠閫外澤及生民爲己任此則府君之達
而兼善也晩後位登二品追榮三世使已殁之親榮

及泉壤此則府君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也及其時當百六滄桑多變知其無如之何則浩然賦歸投紱南下肥遯于淸溪山中咬菜甘於列鼎布衣華於佩玉身雖窮而志益堅年雖衰而德益尊此則府君之窮而獨善也嗚呼哀哉府君有六昆季序居最長其次卽我先君上舍府君而遽已先歿又有丈夫二人長登司果而七旬執喪幾乎哀毁次登司馬亦已早世府君之同氣嗣續在弟惟餘二人在子惟餘一人門內長老奄忽幾盡言念及此痛迫奈何嗟余不肖自先君歿後恒切失怙之痛而惟幸伯府君在堂庶

幾有所恃而有所依焉今伯府君繼而厭世撫古傷今不肖風樹之感益復知新矣嗚呼哀哉顧今世界陸沉無地寄身豈厭黃之腥塵潔身遐逝乎抑將家門不幸天不假年乎從今以往儀形永隔虎鵠之訓於何復聞花松之戒從何復承府君平日視余猶子而嗟余不肖不能視之猶父今當大歸之日雖悔曷及既歎厚夜之不曙又恨脩路之難復奠雖菲薄庶將誠意伏惟尊靈庶幾降臨嗚呼哀哉尚饗

祭松南鄭公文

維歲己卯六月乙卯朔九日癸亥郎前營將松南公

朞而外祥也門長鍾年使門子侄赫源升源休暢休
準桂軒休三京默鳳燠大壽等謹以薄奠短誄再拜
哭告于象生之筵曰嗚呼哀哉人之有壽有夭如天
之有晝有夜雖聖哲英豪有所不免矣若以八百彭
壽三千東甲言之則雖百歲以上不足爲壽而以常
人之壽言之則七旬八旬亦云壽矣況公之壽享八
旬有七歲乎公幼有豪氣投筆操弓登武科而及其
兵馬于南討捕于北聲名蔚然以及榮親矣方其手
握兵威身居閫外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惟是愛君
一心炳炳如丹廉公奉職只知有國君而非若世人

之苟貪祿利為餬㸑計也及其時運板蕩知幾遯擧
雖未學蹈東之節終能守陟西之志肥遯于淸溪山
中猿鶴以為伴文酒以徜徉古所謂急流勇退者非
公其誰宗中有事公多周旋謀忠而今焉已矣大小
宗事於何就質英靈壯魄歸于何處為河為嶽降在
地耶為星為辰飛上天耶抑為鳳為雷掃腥塵於海
外耶為龍為鳳呈瑞彩於後時耶四者之中必居一
於此矣失聲長號求音形於髣髴酹酒再拜冀尊靈
之歆格嗚呼哀哉尚饗

維歲次庚辰六月己酉朔八日丙辰族弟普源者不

遂誠使子侁暢再拜哭告于嘉善大夫行原州營將族兄松南公象生之筵曰嗚呼痛哉惟公挺生翹楚南服出身韎韋多閱散職鎭撫原晉防禦匪敵知國將亂勇退於急歸老淸溪終身晦跡山樵水漁伴鷗友鹿曉喜門事定規省墳表案咸請惟公之專兄征弟遵異派同根秋月春風遊覽遠近呀然而笑美如冠玉赫然而怒虎吼裂壑九耋康寧擬壽百歲二竪作魘奄忽一夕棄我獘屣淘金餘石嗟我門事誰與分析于心忡悵不哭淚滴玆具菲薄敬奠一酌嗚呼哀哉神其來格尙饗

防築洞中

維歲戊寅六月十九日己酉前營將松南鄭公大歸之日也防築洞中某某等謹以薄奠短誄再拜哭告于靈柩之前曰嗚呼哀哉維我松南令公兮實是海東名族生於長於湖鄉兮從而遊而漢洛位尊而德重兮補闕外之衮職率兵馬於嶠南兮兼討捕於江北以錦衣而還鄉兮佩虎符而梟鴞曰達尊而有三兮維我公而兼得箕疇福而有五兮獨於富而不足爲仁而不富兮是何傷於廉直何國步之多艱兮[illegible]世界而況陸見幾而勇退兮入清溪而遯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於衰冕兮飮氷昔於粱肉老益壯而窮堅兮守其介
而如不以我公之太德兮將享無疆之壽域胡爲乎
脩短有數兮八旬七而不淑潔身而化仙兮厭世塵
之溷濁自我公之乘化兮巷无人而寂寞豈曰眞无
人兮不如公之淸德日月忽其不居兮軆魄歸於窀
窆歎謦欬之莫承兮恨音容之永隔聯名而酹酒兮
痛九原之難作惟尊靈其不昧兮庶幾降而歆格嗚
呼哀哉尚饗

維歲戊寅之六月十日庚子松南鄭公卒茂松後生
庾熙泰謹再拜哭祭曰于嗟今公鍾靈嶽瀆稟賦純

粹制行卓犖義理森嚴如無鼎鑊射策登龍 天恩
罔極屢遷訓鍊院僉苙晋陽城豊碑頌偉績政淸氷
蘖聲入侍黼衮職絲綸日星炳桑灡忽飜覆孤臣漏
無窮箕海拜新月薇苗挹淸風桓圭袞冕昔何巍巍
宿草荒山今何漠漠屐禽已逝黔婁亦歿悠悠千古
此恨曷極不昧者存尚顧知底凄風一哭未能洩盡
哀臆嗚呼痛哉
維歲戊寅六月十九日己酉前嘉善大夫行原州營
將兼討捕使松南鄭公大歸于燭峯之阡世下生昌
寧成桓奎謹構數行文哭祭于靈柩之前曰嗚呼哀

哉昔公之在世也人莫不榮之今公之歿世也人莫
不哀之其榮之也非他以其功存國家澤及生民也
其哀之也非他以其鄕無長德國失干城也然則公
之生死實關時運之盛衰而人之所以榮之哀之也
亦爲直道而然非一人一己之私則公之生之死之
也其諸異乎人之生之死之也歟嗚呼哀哉
維歲次己卯六月乙卯朔九日癸亥生等鄭鍾轍李
炳文洪鍾彥金河述金勳錫金在穆鄭弘燾金在甯
敢昭告于前營將松南齋公之靈嗚呼尊公在世友
有德望早得榮達京鄕皆仰位至中軍壽登隆耋孝

友家範德義名實生等先君於公德同晬日依禊心志又通蘭春菊秋互相肩隨風流威儀傾動一時生等罪逆禍延先君相先棄世惟公在云各家祭奠公必指揮況其躬參一一無違今既沒兮音容莫致賢胤肖孫家聲不隧奄及祥期生等敢忘畧設菲薄奠文一張言有不盡慨何能極靈既不昧庶幾來格嗚呼尚饗

輓章　　族姪 休三

存心守約不違天施惠八旬有七年憂國願豐開本志教人由道慕先賢德高位重渾如夢雲白山青便

化仙司命旗揚行次急子孫攀號哭靈筵

族弟 景源

吾家中興在於公當世功名闡我東生前事業濤陽
菊身後精靈雷首風飲氷餐霞何所願就仁處義得
從容英雄豪傑皆難免一抔青山宿草空

族弟 普源

兄征弟邁每欣然門事謀成八十年大別今朝灑我
淚也應流去八黃泉

茂松庚聖泰

早年事業付功名營鎮治民氷蘗聲義氣堂堂休述

日六華亭古向山城

安東權學玉

百里吾鄕挺出公早而榮貴晩而窮胡爲氣數能如此休戚平生與國同

踏海八山終不得佯狂被酒對人哭如今史筆有公論可載東邦節義錄

全州李殷聲

先朝榮貴松南令前夜上天仙吏人款款德音尚在耳溫溫風味早書紳俄燒魂招難送白芝焚黃歎不忘辰嗟吾鷄絮行猶晩臨楮感傷倍似新

光山金箕馥

與世浮沉九十載兼全五福養閒身心上風雲同際
會胸中兵甲抱經綸壯氣曾揚原鎭月浩歌今寂茂
松春長宵大夢何時覺訴彼蒼天玉帝宸

族姪 休聲

長沙淑氣降精神遐福無疆享九旬榮懸金玉天恩
重謨翼詩書世業新才華德實生平日子葉孫枝次
第春遊彼泉臺薤露冷追思宗誼淚盈巾

族姪 休暢

吾鄉達德九旬老古國遺臣二品官蒿里一聲動百

里會葬無不舊衣冠

光山金在駿

松南長老好爲仁仁壽之言果是眞垂世芳名三印大穠亭和氣六華新人間事業了前日天上仙緣重此辰永隔音容無問處聲聲薤露淚添巾

昌寧成桓奎

曰壽曰仁兼考終功成勇退孰如翁在天在地爲星嶽憂國憂家盡孝忠了債人間無復恨遺芳身後有何忡鄉邦長老從今逝嗟我餘生淚不窮

茂松庾允鳳

孝親忠國有公賢事業平生不愧天富貴鶯花春似
夢退休鶴髮處如仙流芳百世無餘憾達德三尊執
重權鯨薦鸞驂嗟未挽那堪揮淚拜靈筵

族弟 淳源

無對我公齒德尊春風笑語座生溫歸來縱享遐方
樂優渥何忘故國恩已矣今成千古訣嗚呼永喪一
家藩數郡士子爭相挽薤露悲歌日欲昏

河陰奉宅奎

享年九十絶人事可惜風流豪邁身重任當時南北
鎭悲歌昔日洛東濱蓮洞華心占此地燭臺明氣待

令辰旋先盖後青山路士友挽歸競有眞

族姪 桂軒

大德從知亢壽得康寧白髮九旬秋奉親當日喜毛
檄隱跡暮年梓范舟餘生靡逮瞻山斗昨夜遽然失
海籌自此吾門安所仰連洒涕淚滿衣流

光山金在正

稟性溫和氣貌仁慈用心活潑接人圓滿早歲榮名
風動南江晚暮至樂頤養德林令子令孫滿膝無瑕
歸臥泉臺安眠無憂

咸平李依善

身出長沙得武邊虎科品級備宣傳營將郡守海南
歲補家聲邑度幾年六棣芳華精吐地九旬混桃夢
飛天丹旌飄日哀聲極郾北空山吊杜鵑

錦城朴桓采

淸儀積德稟生天百里松沙第一賢早管武威鎭海
邑晩持靖節樂林泉衣斑堂下七旬戲華韡亭前六
棣連奄棄人間多少事玉樓高處伴羣仙

慶州金康喜

惟公間氣生終老漢陽城居家傳世業莅官得民情
奄忽歸冥府悄悵望玉京薤歌凄雨濕士女淚滿領

長興高元桂

松老行年期百歲八旬享壽是胡然公道無何生死地尊靈知在陟降前君恩未了先時報家範猶宜永世傳薤歌一曲催歸路此去泉臺幾里遥

甘德 洞中

望重山斗卓居師表於君於親盡忠竭孝六棣之華門闌生色二樹之寶受厥榮貴一朝駕鶴胡爲早逝後學不幸士林寂寞學之淵源有誰承繼鄉黨間孰莫不感泣哀此生等生並一坊敢將薄奠伏慰尊靈不昧者存庶幾明鑑

族弟 升源

茂南淑氣我公生九十塵緣復玉京百里分憂治績偉急流勇退見幾明嗚呼是日音容閟不幸吾門砥柱傾痾未問林葬未紼敢將數句洩衷情

族孫 祥默

聲聞七十古來稀百歲古稀今亦稀後生多感先生德況又三尊萬古稀

方策 洞中

一自我公乘化後德林山色爲之輕九原漠漠終難倈輓哭薤歌數郡傾

密陽朴岷鎬

在世範儀雅且閑玉京仙子降人間後來籌策那從問此去音容不復還洛下應多司馬淚蜀中難覩卧龍顔斜陽竚立丹旐路忍聽薤歌上碧山

松南遺稿附錄卷之一

伯父松南府君家狀

府君諱明源字子仲松南其別號也我鄭籍晋州遠祖諱藝麗朝平章事謚英節後有諱時陽文科官至大提學又拜平章事辭不就築一室于東溪松下因號松巖以寓歲寒之節是生諱稀號學堂官至侍中生諱守均官至左贊成謚文忠三傳諱安祉號竹[illegible]文科官至密直事謚忠務封菁川君生諱需文科官至大提學封晋陽府院君謚文英三傳諱乙輔文科官至都僉議贊成藝文提學號勉齋謚文良三傳諱

璸謚忠莊官平章事封晉陽君知國政將亂累徵不
起以議謚事忤 旨謫靈光子孫仍居咸平生諱咸
道我 定廟朝出宰咸從縣三子維綿紳皆爲縣宰
嘗於壽親之宴四父子并掛四印於月岳里槐亭名
稱四印亭二傳諱繼童 世宗朝官至左贊成郎縣
監綿之孫二傳諱億 中廟朝錄原從勳是生部將
諱宗堯永軍節制使諱宗舜副司直諱宗禹禦侮將
軍諱宗文而節制公始居茂長寔府君之十一世四
傳諱維周官至副護軍以文學著于世三傳諱萬壽
以孝行累登薦剡 贈童蒙教官於府君爲高祖也

曾祖諱亨錫司僕寺正祖諱宅奎戶曹參議考諱鍾
翊戶曹參判皆以府君之貴 貤贈也妣 贈貞夫
人竹山安氏諱衡鎰女早卒无育繼妣 贈貞夫人
長興高氏諱廷周女孅德克賢生六丈夫男公序居
最長以 哲宗壬子六月十五日生公于茂長郡大
山面梅山里第儀形端雅氣宇豪邁不事生產作業
受學于族兄小蘧先生河源之門累蒙需世公輔之
稱年幾弱冠負才氣倜儻而家貧親老常有菽水之
供未繼甘旨之歎乃喟然投班生之筆棄終軍之繻
一舉以歲 高宗甲戌大闕高第實踐忠於[illegible][illegible]親

於家之一段衷曲也平生之志不在於溫飽已矣自是
勤於王事庚辰初命拜效力副尉宣傳官外除赦文
使而還奏民間疾苦辛巳內除宣畧將軍參上宣傳
官五月拜禦侮將軍行訓鍊院主簿八月陞訓鍊院
判官兼僉正壬午除通訓大夫行義禁府都事時崔
進士和植被讒配海島公拿以往還道無貽弊驛民
稱頌丙戌正月遭內艱哀禮能摯鄉鄰感泣風樹餘
恨尚切于中自失終養而戊子十一月復遭外艱哀
毁罔極終三年如袒括之日友于諸弟磨腮交頰不
欲相離盖公孝友之至情天性然也閔忠正泳煥慕

公行義交誼轉密正好尤篤壬辰薦以國士拜慶尚
右道節制使莅官未踰三月邊籌無事軍民大化有
去思碑其碑文畧曰政平弊革惠我士民制足防秋
治卿陽春爲國楨幹善此簡人覼不載德千載尚新
於此可想見公之當時治績也且晋是先業所在故
進謁先墓後捐俸買土納祭田三斗落於文良公墓
所此誠仁人孝子追遠報本之彝性也癸巳移拜江
原道原州中軍兼折衝將軍都討捕使又兼本判官
績最於州郡時關東列邑羣盜大熾金剛山中有紫
奴一漢名晏釋者力兼百夫聚衆數百爲綠林之酋

魁所過州邑閭里無不侵暴朝廷深以爲憂命公以掃淸之公到營後戒嚴有條捕獲有術不幾月殲厥巨魁悉屠殘黨賜酒食以慰諭之曰天之生民本性皆善汝輩亦天民也何故獨爲綠林耶改過歸家各安農桑永爲良民而無作惡名因以泣下彼輩皆叩頭感恩而歸相戒爲善盜牛者化爲守刀樑上者化爲君子民皆安堵一境歌之曰古有召父杜母今有鄭侯云朝廷聞而嘉之特陞從二品嘉善追榮三世焉又有京豪沈某者藉行威焰以其原州所在先山丘木偸失之由怒於附近洞民侵漁百端民莫能聊

公不避豪權嚴防其弊使民各安其業且歲値饑荒資商民轉貿他郡之米穀糶於本郡而相恤以濟閭境之民無一不被其澤者而輿頌菀興自巡營至有詳明有餘撫恤居先之隆褒於此亦可見神明之治剛直之操矣時西瀾滔天邪說亂眞自 上特降斥邪綸音公奉命而下嚴立約束諭以陰陽邪正之道噫彼淫邪之徒聞風自散一省賴安乙未命全羅南道中大將而嗚呼王章幾墜有剃髮赴任之論公喟然歎曰全生全歸萬古不易之聖訓也吾豈敢毀髮變形苟貪利祿乎遂稱病不就癸卯 高宗皇帝春

秋富盛依 英宗大王舊例八耆老社建 聖壽殿
于順天郡而特下敎敎公以監董官差下奉行敎是
而竣功後 除宥順天郡守之 命公以世道日變
辭不赴退歸于梓鄉日與兄弟六人湛樂怡怡壎唱
篪和不知老之將至搆一亭於家後松林間扁楣曰
六華亭盖取昆季六人之義也其原韻曰四時春色
六華新形則雖分同氣人旣有其名兼實行願無相
學樂天眞塤篪共和枕衾席鴻鴈連飛南北隣自愧
此身居長伯晩年棲息頓忘塵于時公之第二郞官
源登司馬郎不肖之先考也其次並寢郎一門玉圓

襴衫並美聯彩列坐亭上時人莫不榮之曰雖古之晝錦堂無以過此矣青虵之變閔補國泳煥上疏廷諍而公亦同心協贊并爲席藁待命毅然其志少不阻喪嗚呼不能使天日回光而閔公決義殉國時耶運耶公乃掛巾于宮門退還于鄉第日夜痛哭倉我安適歸之歎於是湲遯於牟陽淸溪山中先林之下漁樵爲樂麋鹿爲友而遁軸東陵旣後邵侯之迹岸巾北窓不詳徵士之名嘗有詩曰我依山中客白雲湲處安望美天愈遠玉樓不勝寒於此尤可見公之滿腔子都是忠義也然則忠正公之殉節松南公之

隱遯迹雖異而義則同豈非夫子所稱殷有三仁者耶戊午　高宗奄忽賓天公登家後山掃地爲壇望北擧哀淚如懸泉夜以繼日遽經因山猶爲不撤洽隱之歸隱於不二湛齋之痛哭於卯山亦可謂前後同一規也自是足跡竟不出於山門而惟以慕先敦宗爲畢生計其於大小宗中之事靡不殫誠矣歲戊寅春偶得无妄之疾子孫請進刀圭公揮手却之曰吾今年近九十壽已足矣且今日何日仁人志士生辱死榮之時也殿屎數朔竟以六月十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七前期一夕召家人戒之曰吾今天命

盡矣汝曹惟以忠孝耕讀爲業勿隳家聲則吾當含
笑入地矣於此可見公之得正而斃也訃車所到宗
族咸曰宗中著龜亾矣鄉黨皆曰鄉之長德國之忠
良逝矣是月十九日葬于郡之南燭臺峯下蓮池洞
考墓下卯坐之原執紼挽歌者殆至百餘配貞夫人
咸陽朴氏在弼女四德兼全生于 憲宗己酉卒于
高宗乙亥六月十一日葬于德林里後麓以宅兆不
利改葬合兆舉二男長曰休映武科官至司果娶商
山金氏監役昌鍾女早卒繼娶晉州姜氏列會女次
曰休豐成均進士娶商山金氏基洛女休暎男曰桂

煥金氏出圭煥泰煥密陽朴均益信川康鳳桂妻姜氏出休豐有四女無子取從子圭煥子之利川徐漢植慶州金鎮淑仁同張殷教延安金鍾韻女婿也桂煥娶晉州姜氏太會女圭煥娶羅州林氏議官廷圭女出系叔父泰煥娶昌寧曺氏悳承女曾玄不盡錄

嗚呼以公才德之美孝友之行雖僻處遐陬而九皐之音自聞于天至於位登二品豈非天爵修而人爵自至者耶公立身揚名入爲孝慈之孫居官盡職出爲忠良之臣而及其世變日下見幾遯擧入山肥遯咬菜飲水甘於粱肉茅屋蓽戶不蔽風雨人所不堪

而處之裕如其於道而兼善窮而獨善之道可謂兩全而古所謂急流勇退者非公而誰或曰以公之早年榮貴何不謀良田華屋而晚年食貧至於如此乎此乃知公之淺者也方公之筮仕數十年歷典內外之職何欲不遂何求不得而惟以盡忠補衮澤被生民爲畢生事而不以溫飽爲計也是以身雖窮餓而令聞益著爲可以時人之尸位竊祿者同日語哉曰從兄司果公白首曳衰屬余以狀德之文竊惟公之在世視余猶子今日從伯之責卽余之責也玆敢不揆文拙畧述其平日耳濡目染者以詔于後而只恐

義庄之不入范狀也至於潤色恭俟後日秉筆君子
云爾　歲庚辰三月日從子枋珪謹再拜書

[illegible]南遺稿附錄卷之二

松南遺稿跋

余自成童時嘗拜公于泉市固知其寬大長者而厥后公又累枉于弊廬益知公之前後履歷今又讀其遺文又益知公平生大志不在一身之溫飽而在乎憂時憂國則余之知公或可謂不後於人耶公自少恢廓有大度不事居鄉生產而嘗讀書家塾幡然投起曰男子初生弧矢以射以有四方之志也安能區區從事於殘編敗冊之間乎遂以韎韋出身累典內外之職皆有冰蘗聲及其兵馬于南鎮討捕于北營身居閫外手握兵權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耿耿一

念惟在乎盡忠補衮澤及生民而至於喫着之溫飽少無動念也及其時事日非拔紱歸其視世間青紫如脫屣而嘉遯于清溪山中先壠下木食澗飲處之晏如怡圃鋤菜樂而忘塵觀於所著歸作山中客誰知心事寧如昨紅塵專居然一夢醒之句可見公之平生志節盡在於此而世之以榮貴稱公者淺之爲知公也嗚呼今距公殁遽經十星霜其所著詩若文總若干言而又有當時諸賢之爲公入山序若記合爲一弓不可泯滅故其從孫鳳煥君實尸其事將付手民而余亦忝在監印要置一言于卷尾畧述所

歲如右云爾

歲丁亥仲春後學昌寧成桓奎謹識

松南遺稿跋